

四川师范大学藏《丁丙年谱》稿本考*

——兼及杭州图书馆藏稿本

李万营 左 茜

内容摘要: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有三册《丁丙年谱》稿本,前二册为一套,经过董念棻、李鹏飞等人的勾画批改,字句得到修改、删节,条目亦有次序调整或删除。被勾画删除的文字,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迹,而这些材料有助于了解丁氏家族以及杭州公共事务的经济运行情况,补充现有资料对丁丙行迹记录的不足,亦可为校勘《年谱》提供依据,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第三册则与现藏杭州图书馆的稿本为一套,系遵照前二册的校改意见重新抄写而成,并经过程宗裕等人的批改,字句有所修饰,条目有小幅调整,与刊本更为接近。杭图本入藏后又经过戴维璞修补校订。据两套稿本的批注可知《年谱》编纂中还出现了原稿本和删定本。

关键词:《丁丙年谱》 稿本 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 杭州图书馆

丁立中(1866-1920)编的《丁丙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是研究晚清著名藏书家丁丙(1832-1899)的重要材料。该年谱收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氏嘉惠堂所刊《宜堂类编》中,凡四卷,是常见的版本。此外,目前所知该年谱还有三种稿本存世,一种现藏杭州图书馆^①,一种现藏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一种现藏上海图书馆。

石祥曾对杭州图书馆藏本的基本情况做过考察,其说颇有可取之处^②。

* 本文系2018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成都历史与成都文献研究中心规划项目“四川师范大学典藏古籍研究”(项目编号:CLWX-18YB009)阶段性成果。

① 索书号:善220/153。按,2020年9月,杭州图书馆馆藏古籍数据库在线开通运行,该稿本原色影像收录其中,需用读者证账号登录。

② 石祥:《丁丙年谱述要及杭州图书馆所藏稿本〈丁丙年谱〉小考》,《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8-351页。下文所引石祥说均出此,为省篇幅,不再一一出注。

只是由于他没有看到其他稿本,认识也难免存在微瑕。如杭图藏本第一册确如石祥所说,为《年谱》的稿本,但它只是该套《年谱》的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则藏在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下文简称“川师”)。

川师藏《年谱》稿本共三册,蓝格,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半叶9行行25字(格),索书号:782.978/1005。其中第三册与杭图藏本首册原为一套:杭图本叙事至光绪六年(相当于《宜堂类编》本之前二卷),而川师藏本第三册叙事起光绪七年(1881),叙事首尾相连;两本行款相同,是为一套(以下简称乙本,杭图藏本首册称为乙本A,川师藏本第三册称为乙本B;杭图藏本二三册则称为丙本)。川师藏本前两册则为另一套《年谱》稿本(以下简称甲本)。笔者走访两馆,谨对两套稿本略作考述。

一、甲本的大体样貌及其校改

(一)甲本的大体样貌

甲本第一册卷端题“诰授奉政大夫同知衔特用江苏知县松生府君年谱”,次行署“愚侄嘉兴朱文懋拜填讳”,叙事至光绪五年(1879);第二册叙事起光绪六年(1880),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丁丙逝世,二册前后相连,叙事完整,是为全套。

按,杭图稿本曾被著录为“清朱文懋撰”^①,石祥以为编目者系因此本的题署而致误。两套稿本及刊本皆署“愚侄朱文懋拜填讳”,而刊本卷端题“先考松生府君年谱第一”,“先考”显然是丁丙子辈(即丁立中)所用的称呼,故知朱文懋非编者。

朱文懋,生卒年不详,字功甫,又作恭甫,秀水人^②,朱熹后裔^③。曾长期

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17页。《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931页。

②丁立中有《怀亡友朱功甫,用旧作〈过罗渠臣墓〉韵》诗(《禾庐诗抄》,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第537页),作于戊午年(1918),说明此时朱文懋已经去世。又,《乐善录》“保甲局绅董表”中有“朱文懋,字功甫。秀水诸生”(《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3卷,第194页)。又,《菊边吟》有朱文懋题词,署“秀水朱文懋(恭甫)”(《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7卷,第135页)。《先人老屋记》《宜堂类编》《禾庐诗抄》等亦有其诗作,《西溪梅竹山庄图咏》有其画作,署名大同小异,兹不赘举。

③丁立中《怀亡友朱功甫,用旧作〈过罗渠臣墓〉韵》有“卓哉考亭裔”句(《禾庐诗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537页),朱熹晚居建阳考亭,故以“考亭裔”指文懋为朱熹后裔。又《宜堂类编》有朱文懋挽诗,朱就“事涉吾家者撰诗四章”,其二、三分别咏重建文公祠、归还文公庙祭器事,自注“先文公祠”“先文公庙”云云(转下页)

任丁氏家族私塾教师^①。他虽不是《年谱》的编定者,但参与了编撰,且应该承担了重要任务。丁立中诗《怀亡友朱功甫,用旧作〈过罗渠臣墓〉韵》诗中有“谱录劳相纂”句^②,丁立中参与编纂的“谱录”有《丁氏宗谱》《乐善录》《先考松生府君年谱》,惟《年谱》系其主持编纂,故此劳谢之语当指《年谱》而言。石祥据其在《年谱》卷端署名“愚侄朱文懋”以为他“似为丁氏亲属”。实际上朱文懋未必与丁丙有亲,如《宜堂类编》中他的挽诗自序称“文懋获交于先生廿年”^③,并不提叔侄名分;上引丁立中诗中亦只称“生死朋交在”^④。大概因为他与丁丙子侄年齿相近,故自署“愚侄”云。

与刊本相比,此套稿本不分卷,卷末无董念棻、李培两跋;丁立中案语亦与刊本差异较大,当系案语初稿。特录于此:

府君生平正直勤慎,不随时俗,立心敦厚,心之所注者即行而无迟疑;治事明敏,事之纷至者即决而无留宿;性好隐淡,凡工役义举虽独力任之而不留姓氏,论者有实至名归之誉焉。罕至公门,惟有益于乡里者,则不憚再三请之当事,当事亦以此重之,凡有关地方之事,必商之府君而后行。居家尤重于三党,岁时周恤,率以为常,无后者为之完娶,不能自存者给之月费,身后无依者为之谋殡葬,兄弟手足之情尤为近世所罕见。自奉至俭,未尝特杀,庚辛之劫,茹素二年,及丁酉、戊戌元旦日食,以圣主尚下谕减膳,复茹斋诵经,以期灾从末减,每劝不从,腹泻之病或由于此。幼时攻苦力学,与高茶龠丈唱和,辄竟夕不寐,叠韵至数十首,初集编成,旋毁于燹。甲子以后经理善举,诗不多作,作亦随弃。性好书籍,或购或钞,或校或刊,终其身于故纸堆中,虽患病犹伏枕著书,惟日不足。近年米价昂贵,堂中老幼病旅节妇至一千五百余人,进不敷出,款逾巨万,府君经营楮柱,艰苦备尝。自丙申秋患痰疾,精力衰颓,三次辞退堂务,均经大吏挽留,不克稍逸其身。去腊初九日病亟,自知不起,谕中以“纂辑《乐善录》成书,以示后贤有所参考,并校刊《三学

(接上页)(《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133页),亦可见其以朱熹后裔自居。又王棻序朱文懋所编《直阁朱公祠墓录》称“嘉禾朱君文懋,盖公之远孙”(《武林掌故丛编》本)。

①丁立中《怀亡友朱功甫,用旧作〈过罗渠臣墓〉韵》有“席设梅溪上,轩开朱径边”句,自注“予家梅溪书屋及竹书堂,皆君设席处”(《禾庐诗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537页)。

②丁立中:《禾庐诗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537页。

③朱文懋:《挽诗四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133页。

④丁立中:《禾庐诗抄》,《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538页。

志》《武林文献》，以继吾志”，不及家事。呜呼痛哉！府君劬劳终身，不能得一日之养，不孝罪无可逭，尚何颜视息于人间耶？惟念府君一生大节不可泯没，谨泣而志之，以备当世之采择焉。不孝立中谨述。

（二）参与校改者

此本有众多勾画、批改痕迹，天头位置有众多批语。由批语来看，应经过多人校改。

朱笔批语出现 87 次，道光二十二年“八月迁居皮市巷”条注文“《宜堂小记》云：‘屋本为许氏产，府君购而葺之’”上有朱笔批语“年伯称太年伯之府君与兄称府君，一时意会不清，拟改太年伯在年伯口中为先君，下仿此”。按，《宜堂小记》为丁丙所撰，其中之府君即其父丁英，时人文中不加标点，故批注者认为府君之称易混。批注者称丁丙为年伯，《宜堂类编》所收像赞、家传、哀诔、祭文等，标题中称丁丙为“年伯”“年丈”者有孙灏（云翹）、沈惟贤（思齐）、胡元鼎（梅臣）、裘彬（少溪）、闻韶（箫九）、陆懋勋（勉斋）、孙树礼（和叔）、孙树义（补三）八人，朱笔批注者可能是其中一人。“光绪十四年”叙事之末页左下有朱记“六月二十日校第二次”，整本末页左下有朱记“六月十八日校第二次”；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初九日丁丙去世，二十六年《年谱》出版，则知朱笔校者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完成第二次校改。

同治四年“三月为蒋方伯重铸岳墓铁人”条注文“蒋益澧《记》：益澧既葺岳忠武王祠墓竣……”上有朱批“此节既删，不应仅留‘蒋○○记’四字，拟改为果敏公有文记其事”^①，而注文“益澧既”至段末均被钩去。由此可见，在该朱批之前，已有人对本条注文做过校改。朱批左旁又有墨批“前说可从”，注文中“蒋益澧《记》”四字同样被划去，旁写“蒋果敏公有文记其事”，则朱批意见得到后来校改者的认同。

墨批中“董删（改）”出现 55 次。《年谱》刻本中有董念棻《跋》称“立中以手辑先人年谱来嘱余校”^②，则“董删”就是董念棻所删。董念棻（1832—1899）字味青，号小匏，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宜堂类编》收录其挽联、挽诗各一。此本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得《梅竹联吟》寄张棣华乞月季花”条上有“董亦删”，在朱批“乞花无关事实，语气亦未合，删之”之下；光绪七年十一月“府君偕兄立诚至塘栖送中丞谭公之行”条上有“董亦删”，在朱批“此亦拟删”下，可知董校当在朱批之后。或为示区别，董在批语中书姓。

道光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姑母莲君生”条上有批语：“家母戊戌年生，梅

^①“○○”原批如此。

^②丁立中：《丁丙年谱》，影印《宜堂类编》本，《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72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年，第 369 页。

注。”同治八年十一月“始办四隅粥厂”条注文“李荔生姑丈董其事”上有批“先君并未与闻，梅注。”据内容知“梅注”出自丁丙的妹妹丁莲（其夫李学祖，字荔生^①）之子李梅孙。李鹏飞（1858-?）字云九，号梅孙，光绪五年（1879）解元^②，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③。授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昭文县（今属江苏常熟）知县^④。

咸丰十一年“九月杭城又被围”注文上有批语：“孙说可从，以删为宜。”“十月朔，馒头山防营溃，粤贼外围渐合，府君以《崇义录》及《宗谱》藏杭府学”条注文上有批语：“孙说可从。”知某孙姓者曾参与校勘。

其余墨批亦非一人所为。如道光二十二年“六月朔日食先祖父母命府君暨家人茹素”条注文中有“光绪丁酉戊戌连年元旦日食”一语，天头上有两批语，一为“丁酉元旦无日蚀事，查之”，一为“丁酉事拟删，时宪书本不载，即《七政历》亦讳言之”，两批语显系两人所为。咸丰元年“十一月府君患肺疾”条注文上有两批语，一为“似可从删”，一为“按是年系科试，且污墨之说与前不符，事亦琐屑，以删为宜”，两批语显系两人所为。光绪七年六月“校刊《西湖百咏》《西湖记述》”条上有两批语，一为“似可删去”，一为“鄙意于《西湖集览》注内列若干种，他皆删去”，两批语显系两人所为。光绪十年“七月石门吴伯滔为绘周太安人蚕豆桥殉节图”条，上有两批语，一为“此事首叶已详叙，兹似可从略，改为‘太安人殉难蚕豆桥，里人立碑’至末何如”，一为“并前”，显系两人所为。

①《乐善录》载：“李学祖，字荔生，仁和人。守清门，敦古处。读道家言，研究医理。亲串有疾，倾心治之。而于世俗竞名鬻利之事泊如也。”（《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3卷，第223页）而《光绪己卯科乡试李鹏飞硃卷》载李鹏飞：“父名学祖，原名邦栋，号荔生，仁邑贡生，议叙州同加二级诰授奉直大夫。”

②李鹏飞为丁立中《禾庐诗抄》作序称“丁君和甫与余为中表行，少余八稔”（《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451页），知李鹏飞长丁立中八岁，丁生于1866年，则李生于1858年。此序署“乙丑春”，时为1925年，此时他尚在世。又《光绪己卯科乡试李鹏飞硃卷》：“谱名宝仁，字云九，号梅孙，咸丰庚申年十月初三日吉时生，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学附生，商籍。”庚申为1860年，恐非其真实生年，盖硃卷所载多为官年。又《硃卷》载：“中式第一名举人，李鹏飞，仁和县学附生，商籍。”

③据《元明清三朝进士题名碑录》（民国时期拓本）光绪十五年己丑科，李鹏飞中三甲第十一。

④《（清光绪十六年春）缙绅全书》（北京顺济局刊本）“己丑科翰林院庶吉士”有“李鹏飞，浙江仁和县人”。《（清光绪二十一年夏）缙绅全书》（北京善成堂刊本）：“琴川昭文县知县李鹏飞，浙江仁和人，进士，二十年正月补。”

(三)校改者所做的工作

1. 修改删节字句

(1)改称呼。如将“竹舟公”“竹舟伯”改为“先伯”“先伯竹舟公”。按,丁申(1829-1887)字竹舟,为丁丙长兄,丁立中为父撰年谱时,丁申已谢世多年,故有“先伯”之改。又如将条目中“侄立诚”改为“兄立诚”,注中“立诚”改为“修甫兄”。按,丁立诚(1810-1912)字修甫,丁申之子,丁丙之侄,丁立中堂兄。“侄立诚”是以丁丙身份而来的称呼,改动后则为丁立中身份。

其他还有将“父母”改“考妣”,“太夫子/太先生”改“先生”,“都宪”改“总督”,“抚宪”“抚部”“方伯”改“中丞”等等,不再赘举。

(2)将一般用语改为雅驯之语。如“牌位”改“木主”“栗主”;“管理”“办理”改“经理”“襄理”“综理”“董理”之类。

(3)删去为人熟知的内容。如同治五年“二月重建钱王祠”条,注文中的“祀吴越王钱镠,镠子文穆王元瓘,元瓘子忠献王宏佐、忠逊王宏琮、忠懿王宏俶”被钩去,上有朱批:“所祀姓氏可删否?”三月“重建苏公祠”条注文中“祀宋礼部尚书苏轼”被钩去,上有朱批:“苏、白人人知之,似‘祀某某’亦可删。”

(4)删节与条目关系不大的内容。如光绪七年四月“新造田家普济桥十一月毕工”条注文原有“桥联云:毓秀钟灵文运大开金粟界,赏心乐事武林小现水晶宫。又云:南渡旧风光,荷送清香集鸥鹭;北门新水利,波披门影伏蛟龙”等文字,上有朱批“似宜叙桥”,旁有墨批“前说宜从”,故原注文被删去,其旁补写:“宋时旧有田家桥、普济桥之名,桥久毁而址亦湮废。新横河既开,府君乃建桥于河之西以达之,名曰田家普济桥,从其旧也。”

(5)删去某些银钱数目。如同治三年三月“开办振抚局”条注文中“皆每月辛修十元”被钩去。“五月十六日重建崇义祠”条注文中“凡先后靡钱五千缗”被钩去。如此删改者共31例。

(6)删去注文的材料出处,或改写于文末。如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聘先继妣凌太宜人,二十二日太宜人来归”条,注文首“府君《凌宜人行略》”数字被钩去。同治三年“五月十六日重建崇义祠”条注文首“孙衣言《崇义祠碑记》”数字被钩去,末补写“孙衣言有碑记”。如此删改者共43例。

2. 改动条目

(1)移动条目。如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刊《湖山类稿》五卷、《水云集》一卷”条原在“《武林往哲遗著》刊竟”条之后,上有批语“此条提前”。

(2)合并条目。道光二十五年,原有“四月谔卿伯祖成进士入翰林”条,上批“注并后”,即并入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侍谔卿伯祖至绍祭祖墓,伯祖纂修谱牒命府君恭录”条中;道光二十八年,原有“三月,谔卿伯祖歿于京师仁

钱会馆”，上批：“如若意欲留，纲语宜加；否则并入前条，此处删去。”同样并入道光二十六年“祭祖墓”条。合并条目共涉及 54 条，合为 12 条。

(3) 删去条目。如道光十三年“七月，先祖以府君寄与庞氏名继华”条上有批语“董删”“鄙意拟删”，遂钩去。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叔艮生生”条上有批语“例应删”，遂钩去。此类被删除的条目共计 71 条。

二、甲本的史料价值与辑佚价值

此本是年谱中较为原始的稿本，保存了年谱修改、校订的痕迹，上文已有举证。其中被校改者勾去的文字，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迹，故这些材料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首先，被校改者勾除的银钱数目，可供了解丁氏家族以及杭州公共事务的经济运行情况。

丁氏家族热心公益事业，卞孝萱曾介绍《丁氏宗谱》载有具体捐赈数字的四次^①。稿本中还记载了三次捐资以助公众事务的具体数字：光绪十一年（1885）十一月杭州修建左公祠，丁丙监造并“捐洋二千元以助之”；光绪十五年杭州嘉兴等地秋雨为灾，十月，崧骏（？-1894）开办筹赈总局处置善款，“余家助洋五千元以为之倡”；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丁丙修葺蒋侯墓，“靡钱二百四十千有奇”。

丁丙参与的社会活动，大多任筹备、主持、经理，因而记下了当时许多社会活动的经费情况。如左宗棠 1864 年在杭州设立振抚局，丁丙与胡雪岩（1823-1885）主持，局中办事人员的酬劳情况由此稿本可知：局中“同事者九人……皆每月辛修十元”。光绪十一年法国侵扰海疆，丁丙奉命筹集“法防捐”补充军饷，各行业的捐资情况可据稿本得知：“钱业捐银一万三千两有奇，典业捐银一万八百两有奇。”光绪十六年粥厂经费不足，丁丙献策将“浙江赈馕款内提银六万两，分存庄典，六厘起息，每年可得息银三千六百两”，以息银补贴粥厂。这些事件《年谱》刊本皆有记载，但银钱数目则被删除。

其次，校改者勾画删除的信息可以补充现有资料对丁丙行迹记录的不足。主要包括丁丙出游、兴建、刊书及其他事务等，以下仅列其概。

1. 出游

咸丰二年（1852）“三月与赵雁湄祖姑丈有巔口之行”。赵嘉淦（？-1861）字雁湄，号燕谋，为丁丙之姑丈。工书法，善篆刻，工诗，有《端绮堂

^①卞孝萱：《丁氏八千卷楼兴废考——〈丁氏宗谱〉跋》，《文献》2004 年第 2 期，第 266-267 页；后收入《冬青书屋文存》，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第 449-450 页。

稿》，并曾为丁丙选定《松梦寮诗集》^①。巛口即今店口镇，属浙江省诸暨市。

咸丰五年二月“有塘栖之行”。塘栖镇，位于杭州市北部。

咸丰八年六月“与竹舟伯游烟霞洞”。

咸丰十一年七月“府君往来杭、绍之间”。

同治十二年(1873)二月“有姑苏、松沪之行”。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府君偕兄立诚至塘栖送中丞谭公之行”。谭公即谭钟麟(1822-1905)，字云葜，号文卿，湖南茶陵人。1879年任浙江巡抚，1881年调任陕甘总督，丁丙与丁立诚为之送行当即谭调离之时。

光绪八年十一月“客沪上”。

光绪九年九月初九日“有禾中之行”。禾中今属浙江嘉兴。

光绪十二年正月“有沪上之行患病而归”。四月“有沪上、甬东之行”。甬东即今浙江舟山。

2. 兴建

同治七年(1868)二月“葺九峰居”。九峰居系丁氏旧居之一，因得王树(字礼堂，号石交)七十二峰奇石之九，遂以为名，丁丙《先人老屋记》有载。

同治八年四月“重建竹书堂”。竹书堂为丁申、丁丙早年读书之地，咸丰十一年(1861)毁于兵火，是年重建。《先人老屋记》有载。

同治九年八月“重建延庆堂”。延庆堂为丁氏旧居正厅，《先人老屋记》有载。

同治十二年八月“重修大佛寺”。寺在宝石山麓，宋时有半身大佛，明永乐间敕建为大佛寺，咸丰十一年毁于兵，丁丙出资修建。

同治十三年七月“修葺沪上金龙四大王庙”。丁丙战乱之中曾去拜谒，因而重修。

光绪八年(1882)八月“重建观成堂”。观成堂为绸业公所，丁丙与胡坤(字厚馥)、王宪曾(字慎旃)、宋焕章(字端甫)集资重建。十月“葺朝阳晚翠轩、求己斋、当归草堂”。诸堂宇皆为丁氏旧居，《先人老屋记》有载。

光绪十年三月“宜堂落成”。丁丙继室陆宜人病重，急为其子立中娶妇，

^①《年谱》同治五年十月“重修小方井墓并为祖姑丈雁涓赵公及金太宜人营圻”条注：“赵嘉淦，字雁涓，号燕谋，仁和人。郡诸生。有《端绮堂稿》。世居湖水埠，读书敦行，外和中介。工书法，兼善铁笔。祖姑母归丈不久而逝。续娶金氏，辛酉同殉于难。”(《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183页)又《年谱》咸丰九年有“四月赵雁涓祖姑丈为府君选定《松梦寮初集》”条(《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139-140页)。

因建此堂。《先人老屋记》有载。

光绪十三年三月“辟不如圃”。圃在田家园,本为宋时辇官营地,元代潘时雍改菜园。《先人老屋记》有载。

光绪十五年五月“嘉惠堂告成”。丁申丁丙因有收集文澜阁旧藏、还书尊藏之举,获皇帝“嘉惠士林”褒谕。丁丙遂拓地筑楼,名为“嘉惠堂”。《先人老屋记》有载。

光绪十六年七月“重建虎跑寺滴翠轩”。同月“监造南丰别墅”,光绪十五年浙江水灾,曾国藩于苏州救灾之时兼顾浙江赈灾,百姓感戴,仿立生祠之例建南丰别墅。八月“筑雷峰塔围墙”,时人以为得塔砖泥则蚕事必盛,争相取土,巡抚崧骏恐塔倾圮,命筑围墙,禁人挖取。

光绪二十年八月“师让龕落成”。因得“吴季子剑”,因以为名,师季子让德之意。《先人老屋记》有载。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高台及大门遭郁攸之灾,重为营建”,朱笔改为“筑求志庐”。延庆堂之东有屋,上有高台,原为曝绸而建,十月初四日遭大火,延及大门,因重建屋,汇藏各省府厅州县志,名之曰求志吾庐,而移绸业于他处。《先人老屋记》有载。

3. 刊书

石祥曾为丁丙编刊的《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当归草堂丛书》《西泠五布衣遗著》《西泠词萃》《当归草堂医学丛书》等六种丛书所收书籍的刊行时间做了编年^①,其中有30种书籍刊行时间不详,而稿本勾画删节的材料则可以补充其中17种书籍的刊行时间:

光绪二年(1876)十一月,刊西川刘暹《湖山叙游》。

光绪七年,五月刊蒋坦《西湖杂诗》。六月校刊《西湖记述》。七月刊元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八月校刊羽士仰衡《武林元妙观志》、明浦昉(君儗)《游明圣湖日记》。九月刊查人瑛《西湖游记》。

光绪九年,二月《西湖梦寻》刊成。十月刊张仁美《西湖纪游》。

光绪十年三月,校刊雪庄《西湖渔唱》。

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刊黎遂球《西湖杂记》。

光绪十四年,二月刊《西湖秋柳词》。三月刊《西湖竹枝词》。

光绪十七年十月,刊陈若莲《西湖杂咏》。

光绪十九年七月,刊《西子湖拾翠馀谈》。

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刊《护国寺元人诸天像赞》。十月刊朱琰《湖楼集》。

^①石祥:《丁氏刊行丛书子目编年》,《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第335-347页。

4. 其他事务

咸丰三年(1853)二月“安厝凌太宜人椁于金沙港环壁桥之侧”。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得《梅竹联吟》，寄张棣华乞月季花”。

光绪七年(1881)十一月“建水陆道场于龙兴寺以荐庚辛两劫殉难者”。此事又见于清张大昌撰《龙兴祥符戒坛寺志》卷十一。

光绪十五年，四月“铸白衣寺钟”，丁丙有《白衣寺铸钟记》。七月“十八日神尼塔圯，取其砖为砚”。十一月“办理洗心所”，按察使廖寿丰(1836-1901)因旧家子弟不务正业流荡为匪，于迁善公所内设洗心所，使其来所戒烟习业、悔过从善，《乐善录》有载。

光绪十七年十月“以贝叶经奉藏云栖寺”，此贝叶经系许宝莲(字稚麟)自俄罗斯归国后相赠，云得于锡兰(今斯里兰卡)。十一月“建水陆道场于昭庆寺以荐庚辛两劫殉难者”。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以明周王铸铜如来佛供养虎跑寺”。

第三，校改者勾画删除的信息许多是《年谱》纪事的来源依据，可为校勘《年谱》提供依据。如此情况者共计27条，以下逐条列出史源：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聘先继妣凌太宜人。二十二日，太宜人来归”条，据“府君《凌宜人行略》”。

咸丰四年“三月十六日，先继妣陆太宜人来归”条，据“府君《陆宜人行略》”。

同治四年正月“监造崇文书院”条，据“章鋈《崇文书院记》”。

同治五年八月“监修陆清献公祠墓”条，据“杨昌潜《记》”。

同治十一年二月“兴复仁钱节孝祠”条，据“府君《节孝祠记》”。

同治十二年三月“封五人墓”条，据“杨昌潜《五人墓碑记》”。

光绪三年三月“重建数峰阁”条，据“梅启照《碑记》”。十一月“重修广福庙”条，据“应宝时《碑记》”。

光绪六年十月“与邹君典三监造文澜阁”条，据“邹在寅《建文澜阁记》”。十二月“增建永济仓新场”条，据“唐壬森《永济仓新场记》”(丁丙《乐善录》收有此记)。

光绪七年正月“监造杭学报功祠”条，据“范樾《祠记》”。四月“校刊《重文》”条，据“俞樾《重文序》”。五月“重修昭忠祠”条，据“应宝时《碑记》”。七月“富义仓落成”条，据“应宝时《新建富义仓记》”。

光绪八年五月“补钞文澜阁书”，据“王同《文澜阁补书记》”。

光绪九年十一月“龙井胡公庙落成”条，据“应宝时《胡公庙碑记》”(丁丙《武林掌故丛编》收有此碑记)。

光绪十三年四月“重修宋行人朱公墓”条，据“周鸿渚《重修墓记》”。

光绪十四年九月“重建北新关金龙四大王庙”条,据“俞樾《大王庙碑记》”。

光绪十五年七月“监造仁和县学”条,据“孙锵《重修仁和县学记》”。

光绪十六年六月“监造彭刚直公祠”条,据“唐树森《彭刚直公祠记》”。八月“重修安溪金龙四大王祠墓”条,据“廖寿丰《重修庙碑》”。同月“《茶梦盒诗集》刊成”条,据“高云麟《茶梦盒集跋》”。

光绪十七年二月“重建镇海楼”条,据“崧骏《镇海楼记》”。“八月重筑广德场围墙并修朱公墓”条,据“张尔嘉《记》”。

光绪十八年八月“重兴灵隐书藏”条,据“潘衍桐《灵隐书藏后记》”。

光绪十九年四月“助资建复昭庆寺戒坛”条,据“俞樾《重建戒坛记》”。

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得宋刊《名臣琬琰集》归之寿松堂孙氏”条,据“张濬万《归书图记》”。

此外,有些注文虽于文末保留了“某某有文/记”等出处信息,但文/记全文已被删减或加工,不复原貌,如此者共计13条。

这些被钩去、删改的文献,有些较为稀见,有些原文已经佚失,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此稿本具有重要的辑佚价值。如上述杨昌濬《五人墓碑记》。杨昌濬(1825-1897)字石泉,号镜涵,著名湘军将领,曾任闽浙总督等职。有诗集《五好山房诗钞》《杨昌濬诗稿》存世,然未有文集存世。他曾为俞樾《春在堂诗集》作序,因诗集而传世;他的《五人墓碑记》则因此稿本引用得以保留。此外尚有杨氏所作《蒋果敏公祠记》《陆清献公祠墓记》《三书院住院生童食款碑记》^①等文,亦仅见于《年谱》稿本。又如崧骏《镇海楼记》。崧骏(?-1894^②)字镇青,瓜尔佳氏,满洲镶蓝旗人。咸丰八年(1858)举人,光绪十四年(1888)调任浙江巡抚,《清史稿》有传。未有文集存世。他曾为刘树堂《师竹轩诗集》作序,因诗集而留存;他的《镇海楼记》则因稿本的引用而存

①此稿本同治七年“十月,方伯杨公筹备三书院住院生童食米款,命府君经理之”条,注文“杨昌濬《记》……”全文钩去,旁写“有碑记,杨公昌濬撰”,未标篇名,姑名之为《三书院住院生童食款碑记》。他如《蒋果敏公祠记》《重修广福庙碑记》等篇名,情况类似。

②《清史稿》卷四四八载崧骏光绪十七年(1891)卒于官(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19页)。张怀恭、张铭考崧骏卒于光绪十九年(《清勤果公张曜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丁丙《乐善录》载“以甲午薨于位”(《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3卷,第214页),即卒于1894年。当以丁说为是。

世。与此类似,范樾(1807-?)^①《杭学报功祠记》,章鋈(1820-1875)《崇文书院记》,应宝时(1821-1890)《重修昭忠祠碑记》《重修广福庙碑记》,唐树森(1823-1896)《彭刚直公祠记》,蒋益澧(1833-1875)《重铸岳墓铁人记》,廖寿丰(1836-1901)《重修安溪金龙四大王庙碑》,张潜万(1838-?)《归书图记》,孙锵(1856-1932)《重修仁和县学记》等均为稀见文献,靠《年谱》稿本得以留存。

三、《年谱》乙本考察

石祥判断杭州图书馆藏《丁丙年谱》乙本(首册)为“初稿本”^②。今以甲乙两本对勘,可知这一判断有必要修订。

首先,乙本基本上是遵照甲本的校改意见重新抄写而成的。前文已经提及,甲本标注勾画删除的条目共计71条,这些条目在乙本中均已不见。甲本批注需要移动或合并的条目,乙本均已做调整。甲本的字句修改往往圈画旁改,或者补写,而乙本则将修改后的文本直接抄为正文。各举书影一例,以便验看。

移动条目例(见图1、图2):



图1 甲本



图2 乙本

①《运甕斋赠言录》卷三附光绪十二年(1886)《宁波府鄞县学冯申请重游泮宫详文》有“范樾现年八十岁”(陈劭:《运甕斋诗稿续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2-163页),则其生年为1807年。

②石祥又有“最终稿”的判断(引见下文),可知他对此稿的认识,略有犹疑。

合并条目例(见图3、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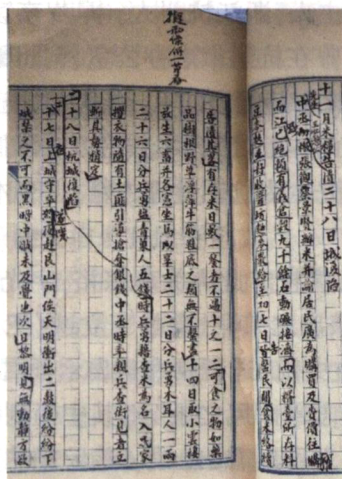


图3 甲本



图4 乙本

字句修改例(见图5、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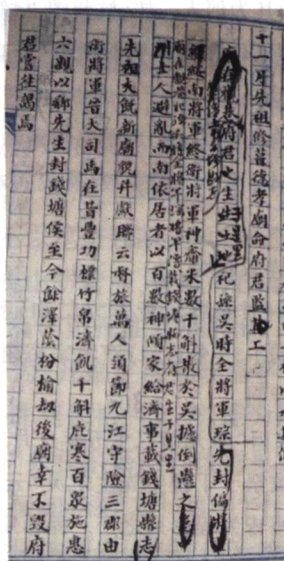


图5 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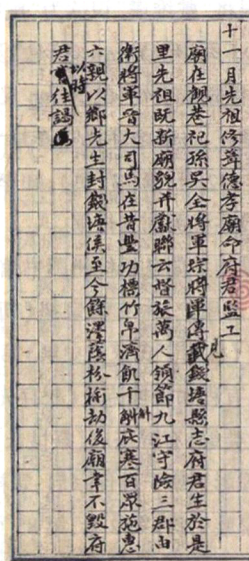


图6 乙本

所以,乙本显然应该是甲本的誊录本。

其次,乙本中亦有校改痕迹。

乙本 A 卷末有两则识语,一为:

案本年谱系属初时写定稿本,经过检阅丁氏《宜堂类编》中刊定之本,发现其中字句颇多出入。今悉依照原刊本校改删补,俾臻完善。癸

亥冬杭城戴维璞校后记。^①

戴维璞(1915-2011)字良玉,别号听鹂馆主人,浙江杭州人。早岁卒读于上海正风文学院国学专修科,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杭州市志办公室、杭州图书馆工作。通文史,善书法、填词,曾任浙江省之江诗社顾问^②。落款之“癸亥”非如石祥所说为1923年,而应为1983年。此本上之“刊本作○”“据刊本删”等批注,皆为戴所留,盖此本有残缺,时戴先生为杭图整理古籍,据刊本校勘补足。丙本当亦系戴先生抄配。

另一则为:“庚子孟春廿一日灯下,裕僭校。”此人为程宗裕,字光甫,仁和(今属浙江杭州)人^③,程彰采之子,程宗启之弟^④。曾为丁立诚《王风》百首作序^⑤。他在《松存先生遗事诗·小序》中说“适哲嗣和甫出示征君年谱,不揣樗昧,摭赋遗事百律,各弁小引,以俟志乘采风之录”^⑥,其中提到的“征君年谱”,绝非刊本。这从其《遗事诗》注文可以看出。如《慈云普护》咏丁丙重建海会寺事,自注中有“征君请于崧骏公,以赈馀生息重建”^⑦,刊本《年

①石祥误将“戴维璞”识读为“戴维汉”,故未能考知其为何人。按,杭州图书馆网页书目检索《丁丙年谱》“marc 信息”及馆藏古籍数据库《丁丙年谱》“资源展示”皆有“清李培校,现代戴维璞校”的著录。又,刊本《年谱》有李培《跋》,称丁立中以《年谱》予李“愿得而是正,且锡之序焉”,李培“受而卒读”(《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371页),知李培曾读《年谱》稿本;至于是否曾校、所校何本,不得而知。或许杭图别有依据。

②戴维璞相关信息承杭州图书馆金新秀老师告知,谨致谢忱。

③《先人老屋记》中有程宗裕《朝阳晚翠之轩题壁》《甘泉歌》,皆署“(仁和)程宗裕(光甫)”(《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1卷,第299、306页)。《菊边吟》有程宗裕题词,《宜堂类编》有程宗裕挽诗及《松存先生遗事诗》,署名皆同。

④《宜堂类编》有程宗启《祭世长丁松生先生文》,文曰“维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世小弟程彰采率子愚侄宗启、宗裕,谨以清酒庶馐致祭于丁松生先生之灵”云云(《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85页),可知宗启、宗裕皆为程彰采之子。程彰采,字小湖,仁和人,光绪间岁贡(鲁小俊:《清代书院课艺总集叙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页)。《宜堂类编》有其挽诗,署“程彰采(小湖)(二首),仁和”(《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103页),与丁丙为同辈。程宗启,字佑甫,仁和人,著有新小说《天足引》,编有白话教材《蒙学论说实在易》;《菊边吟》有其题词二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7卷,第137-138页)。

⑤程宗裕:《王风笺题·序》,《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9卷,第281页。

⑥程宗裕:《松存先生遗事诗》,《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197页。

⑦程宗裕:《松存先生遗事诗》,《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213页。

谱》光绪十六年十月“重建海会寺”条注“崧公拨赈馀款属府君重建”^①,无“生息”事;甲本注中则有“取赈款之馀息,复古寺之旧规”,乙本注文几经删改、贴纸重写,其中被钩去的文字有“上年秋霖成灾,赈款大集,未经散尽,以前积有馀息”云云,可知“生息”之说系自稿本而来。《赋绝笔诗》自注“戊戌三月征君自知不起,赋绝笔诗,有‘分应独善心兼善,家守清贫书不贫’之句”^②,而刊本《年谱》此条注文未引绝笔诗句,仅称“诗见集中”^③,但两套稿本此条注文均录有此诗全文。

此外,还可从程宗裕的批注中看出他应该看过两套稿本。乙本光绪十六年六月“监造彭刚直公祠”条上有批注“移立小孤山一事可附入此条下,略叙源委,即徐琪《记》文删节而用之可也。尊意以为何如?裕注”,然乙本正文中并无移立小孤山事。甲本此年则有“三月移小孤山于彭公祠”条,然被钩去,并有“可删,如尊意欲留,或改在‘监造’条下,‘并移烟霞洞石置祠前’”的批注,程宗裕的意见与此条批注相似,并得到认可,故乙本条目“彭刚直公祠”后补写了“并移烟霞洞石置祠前”一句,注文则于“府君董其役”下补写“府君以公之战绩……徐太史琪有《记》”。由此可见甲乙两套稿本,程宗裕都阅读过。

石祥以为杭图本上“凡低一格者均小字夹行写于首行之下”“句有误,请查原稿”与“裕僭校”识语字迹相近,皆为“名‘裕’者所为”,“此稿本是付刊之前用以校对的最终稿”,并进而认为名“裕”者是《年谱》的“最终校勘者”。其实不然。首先,三种笔迹并不相近(见图7、图8、图9),恐非一人手迹。其次,即使不以笔迹判断,亦可知乙本中的批注非一人所为,如咸丰十一年“十月朔,馒头山防营溃,粤贼外围渐合,府君以《崇义录》及《宗谱》藏杭府学”条注文上有两则批注(见图10):一为“或称匾(扁)额亦可,单称匾字则恐未妥也”,一为“凡匾字均宜改扁字”。单从语意已可看出应非一人所为。既然批注者并非程宗裕一人,则谁为最终校勘者就很难说。第三,上文所举,“移立小孤山”条程宗裕的校改意见得到认可并修订,可知程宗裕之外还有审定修改者。又如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始辑《乐善录》”条注文上有署名“裕注”的批注意见被圈去(见图11),亦可见程宗裕校勘之后还有审定者。总而言之,程宗裕既非乙本唯一的批注者,亦非第一或最后的校勘者。第四,乙本

①丁立中:《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293页。

②程宗裕:《松存先生遗事诗》,《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2卷,第217页。按,戊戌为光绪二十四年(1898),丁丙赋绝笔诗事在次年三月(《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363页),此或为程宗裕笔误。

③丁立中:《丁丙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72册,第363页。

之外还有一种删定本存在,才是付刊之前的最终稿(详下文)。

凡低一格者均小字夾
行寫于首行之下

图 7

白有誤法
查原稿

图 8

唐子孟春廿二日新下裕僭校

图 9

或稱匾額字單
稱匾字均恐未妥也
凡匾字均宜
改扁字

图 10

查三卷附錄下
內阮文忠公集
外古詩作宗文所
細查原稿

图 11

实际上,程宗裕所写批注,多署有“裕注”字样,其中乙本 A 上署“裕注”的批注共计 20 条,乙本 B 上有 6 条,应是程宗裕为示与他人批注相区别而署名。有些未署“裕注”者也是程宗裕所为,如同治元年“五月,府君渡海至沪”“七月,有泰州之行”“闰八月,自如皋返沪編集书目”条上有批注“此时与君之先继妣相遇否?既同在如皋,要否添入一语?裕注”;后有“又此时竹舟公亦在如皋,是否同行,宜酌添”。后条批注虽未署名“裕注”,但从文意来看属程宗裕手笔则没有问题。但如上所说,乙本上并非所有批注皆是程宗裕所为。

此外,乙本 B 卷末也有程宗裕的识语:“元月廿四日辰刻裕僭校毕。”联

系乙本A上程氏的识语可知,他于庚子年(1900)元月承担了《年谱》的校刊工作,廿一日校完前半部分,廿四日校完后半部分。

由乙本看,程宗裕及其他校刊者所做的工作主要有:

1. 修改字句。

(1)修饰典雅。如道光二十一年“是年仍读书张纱街郑先生家”条天头有批注“‘贺先生岁’四字究嫌欠雅,裕注”;咸丰七年“三月,先祖妣疾复作,兼患肋痛”条上有批注“‘温元帅庙’土称也,究系何称,似宜崇雅为是,裕注”。

(2)修改误字。如咸丰十一年十月“高伯平丈寓余家”条注文“偕均儒住其肆”句上有批注“‘住’字疑系‘往’字之讹,裕注”;同治三年七月“大宪课士于府学明伦堂,命府君司其事”原有“师胥因缘为弊”句,上有批“师字不误否?”并改为“吏”字。

(3)删节/插入字句。乙本大部分“先伯”后皆插入“父”字。又如咸丰五年“二月,先祖集资重建中城福院,命府君监其工”条注文首插入“院祀施公全,辛亥”。道光十七年“十二月,从钱菊人先生授读”注文末原有“殆有宿契者”,被钩去。

2. 提示校核事实。如道光二十七年“二月,重立五世祖妣周太安人旌节碑”条上有“周太安人既为谥卿公之五世祖妣,以上文校之,谥卿公系征君之堂伯,则周太安人之于征君似不止五世,此处有误否?请详酌之。裕注”;咸丰十年二月“二十日,先伯竹舟公偕府君劝集箔业工人助守城”条上有“考罗君《家传》云‘立集八千人’,而此云‘约集千人’,多少悬殊,请酌归一律,以示传信。裕注”。

3. 拆分条目。仅1例,咸丰十年正月“二十五日,有松江之行”条被拆分出“二月十一日,在松闻湖州警信,星夜旋里”一条,并将“过嘉兴,张子祥熊为府君绘《风木盦图》”插入两条中间。批注曰:“‘过嘉兴’一条移此,‘二月十一日’一条移于‘嘉兴’一条之后。”

4. 调整条目次序。仅1例,同治元年“闰八月,自如皋返沪,編集《书目》”条后有“陆点青舅氏偕眷属暨先妣同至如皋”条,上有批注“时在正月,移前二十一日下”,正月“二十一日,渡江至留下镇,与先伯父同收集四库书残本,暂妥先祖殡宫”条与“二月,与先伯父至福岩恭谒祖墓”条之间格缝上方有批语“陆点青一条移此”。

5. 删除条目。共3条。同治九年“七月,三省书局有合刻二十四史之举,府君为立章程”条上批“此条删去”,并钩去。光绪九年七月“重刊《冬心先生续集》”条被钩去。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刊陈退庵《西溪杂咏》”条被钩去。此外,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刊王绍传《西泠游记》”条亦被钩去,实则并入

光绪九年“七月编辑《西湖集览》”条,并未删除。

6. 补写、重写。如咸丰十一年“九月,杭城又被围”条注文间有“十九日始闭城门,犹时开阖,至二十五日则闭门不启矣”一句补写于格缝。“光绪十四年戊子五十七岁”至“二月,重修学院考棚”系贴纸覆盖原文重写。光绪十六年“十月,重建海会寺”条注文“则迎天竺大士”至末尾系贴纸覆盖旧文重写。

综合来看,乙本与刊本极为接近。首先,分册上,乙本A相当于刊本的前二卷,乙本B相当于刊本的后二卷,说明此套稿本已经初步形成了后来分卷的样式。而甲本的分册情况则与刊本的分卷不相合。

其次,条目方面,甲本有71条不见于刊本,而乙本只比刊本多3条;条目次序,乙本也只有3条与刊本有异:①乙本“重建白公祠”条(同治五年)紧接“重建苏公祠”条,在“刊《枕行录》”条前,而刊本“重建白公祠”条在“四月奉御书‘湖山正气’匾额恭悬崇义祠”后,“六月,开办育婴堂”前。②“浚青衣泉”条为光绪五年九月事,在“八月,刊《不系园集》《随喜庵集》”条后、“刊厉樊榭先生《湖船录》”条前,而刊本则为光绪六年六月事,在“五月,监造吴山阮文达公祠”条后、“七月,接管钱江义渡局”前。③“刊《嘉靖仁和县志》”条(光绪十九年)在“二月,堵沈家坝、杨家坝缺口”条后,而刊本在“二月”条前,为正月事。其余条目次序与刊本完全一致。

第三,乙本卷末丁立中案语除个别字词外,与刊本完全相同。

第四,乙本有董念棻《跋》,除个别字词外,与刊本完全相同。这说明,董念棻校刊过甲本后,撰成《跋》交付丁家;丁家请人据甲本修改意见誊抄为乙本,并将董《跋》附抄于末。

四、关于“删定本”与“原稿本”

但是,乙本并非如石祥所说是“最终稿”,《年谱》还有一种“删定本”存在。甲本提到“删定本”凡5次,分别是:①第一册首页上有批语:“‘府君讳’下拟从删定本改钞。”②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受业于杨粉园先生”条上有批语:“‘正月’条下拟从删定本。”③道光二十六年“三月,侍谔卿伯祖至绍祭祖墓,伯祖纂修谱牒,命府君恭录”条上有批语:“注拟从删定本添入。”④咸丰八年“十月,安葬曾伯祖母龚宜人、谔卿伯祖、少谔伯之柩于桃源岭”条注文上有批语:“查红格删定本,意似误会。”⑤光绪六年“五月,监造吴山阮文达公祠”注文上批“此条拟从删定本”。可知“删定本”基本特征为“红格”,而乙本乃蓝格,故知非删定本。

而乙本道光十二年“七月”条上的批语“凡低一格者均小字夹行写于首行之下”,可能是为“删定本”的抄写做提示,提醒誊写者照此格式抄写。这

样的提示还有同治元年正月“陆点青舅氏偕眷属暨先妣同至如皋”条上贴签,题“‘陆点青’一条已钞在‘谒墓’前,切勿再重钞”,提醒誊写者不要重抄;光绪五年“刊厉樊榭先生《湖船录》”条上有贴签,题“姚世钰序,并附刊颐生叔补注,是录初刊、再刊、翻刻源流,具详颐生叔补注跋语”,提醒誊写者按此誊写。

而甲本上的“‘府君讳’下拟从删定本改钞”则有可能是针对上版刊印而言,这意味着《年谱》上版时甲本、乙本、“删定本”可能都在刻工手边作为参考。

此外,乙本中4次提到“原稿(本)”,如光绪三年“二月,蒋果敏公祠落成。越十有八日,中丞梅公率僚属绅耆致祭,府君与焉”条注文上有“句有误,请查原稿”;光绪二十三年正月“撰《北隅缀录》《续录》”条上有批注“‘缀’字或系‘赘’字亦通,须细校原本”;同年九月“修葺徐公祠”注文上有批注“查原本误否”;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始辑《乐善录》”条注文上有批注“查正蒙附上下堂之内,玩文意似指在外者,则作宗文亦可,须细查原稿,裕注”,可知《年谱》有原稿存在,且留下这些批注的人并没有见到此稿。此原稿当是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笔者将另文讨论。

五、结语

根据本文的研究可以推知,自丁丙去世,丁立中编成初稿后,经过众人不断核查事实、增删条目、修改字句、撰写序跋以及重新誊抄,终于使得年谱条目完备合宜、行文妥帖雅致,至《年谱》刊成,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历次校订誊抄形成的文本,目前可知至少有“原稿本”、甲本、乙本和“删定本”,这些稿本都是《丁丙年谱》生成史的原始记录。在刊本通行后,稿本中保留的历次校改痕迹,以及大量为校改者删除、在刊本中已经不见踪影的文献信息,反而因稿本不易获见而被遮蔽。本文的举例已经显示,这些被遮蔽的部分将为推进丁丙研究提供崭新的材料。

附记:拙作写作过程中得到杭州图书馆彭喜双、金新秀老师帮助,修订过程中得到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作者简介】李万营,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特任副教授。研究方向:叙事文学与文化、古典文献。左茜,四川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整理、图书馆学、历史学。